



瑰色的群像

李来梓 著

沈阳出版社

绿色的群雕

李来梓 著

沈阳出版社

绿色的群雕

李来梓著

责任编辑：信群 蒙国东

封面设计：孙启民

责任校对：肖怡然

书名题字：段葆祥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3209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1991年6月第1版

印张：12.125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00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56—581—3/I·131

登记号：(辽)第12号

定价：6.80元

发扬革命人
光荣传统
涌现更多的英
雄模范

周克玉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着多少英雄的雕像？可你们，为八一军旗献身的军需工人们，却没有一座雕像。所以，我一直怀有这样一个宏愿：以高山为碑，以森林为笔，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这段话铭刻在上，献给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军需工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此书，便是我献给这座雕像的一束洁净而稚嫩的花蕾。

——作者

目 录

奉献者的颂歌

——《绿色的群雕》序……………孙承军 (1)

上 篇

战火中的女军工…………… (3)

“我是女人，女人就是给男人缝缝补补的”

“为了红军的骨血，我忍痛地活了下来”

她一生追求美好，一生倍受煎熬

她虽是将军夫人，但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

她们付出的代价

一个女军工和她的四个孩子

——记烈士安顺花…………… (53)

墓碑前的追忆

——记烈士吴松岩…………… (67)

长眠在血染的冰河

——记烈士安顺福…………… (81)

短暂而永恒的情侣

——记烈士侯甫贵、邹琳…………… (109)

下 篇

“解放鞋”的价值 (廖花吟的故事)	(221)
火热的胸膛 (周光荣的故事)	(235)
当权者 (姚国栋的故事)	(244)
颈椎病攻关者 (张思敬的故事)	(261)
风险与成功 (吴士发的故事)	(268)
小草篇 (劳模人物荟萃)	(278)
一位奉献者的自述 (徐山芳的故事)	(295)
有三个孩子的姑娘 (唐福英的故事)	(305)
他和妻子 (吴汉堂和定瑞英的故事)	(315)
选准适应自己的生存方式	
——来自3517工厂的报告	(330)
大自然的忠诚伴侣	
——来自3541工厂的报告	(342)
金梭银线织彩图	
——来自3509工厂的报告	(365)

奉献者的颂歌

——《绿色的群雕》序

孙承军

在八一军旗升起64周年之际，我阅读了展示军需工人精神风貌的《绿色的群雕》一书。这是第一部既塑造了战争年代军需工人的英雄形象，又颂扬了和平时期军需工人的奉献精神的纪实文学作品。所以，我这个在军需生产战线工作了多年的老军需，对此书倍感亲切，十分喜爱。

我军的军需生产，已有60多年的光荣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军需工人为共和国的建立和昌盛，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井离乡，奔赴前线，一面生产，一面作战，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军需工人的优良传统，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迅猛腾飞，忘我工作，赤诚奉献，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在平凡的岗位上，用青春和热汗创造了一首首气势磅礴、激动人心的壮丽诗篇。然而，在功劳簿中，在小说里，在屏幕上，我们却没有看见他们的姓名和面孔。《绿色的群雕》所记叙的正是这些象深埋在地下的基石一样的军需工人的事迹。作者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和新旧两个世界的空间跨度，展示了一群各式各样的军需工人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谱写了一曲别具特色的奉献者之歌。

《绿色的群雕》所写的都是一些普通、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也不是名

人大家，有的正当风华正茂就被战争吞没了年轻的生命；有的一生奋斗，一生艰辛；有的为给军人形象增添光彩，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奋斗在流水线旁；有的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为把产品打入激烈竞争的国内外市场，给军队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呕心沥血，奋力拼搏，甚至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家庭和爱情……虽然他们的生活道路、人生遭际和工作岗位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品德却是同样的。他们无论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中，无论在多么严峻的考验面前，都能坚贞不屈，百折不挠，表现出无比勇敢、刚毅、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计名利、默默牺牲的精神。他们在生活中尽管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但在同命运进行搏斗时，都显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人的精神力量，都始终珍惜那唯一不会丧失的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共产主义信念。正是这种力量和信念，使我们军需生产战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也正是这种力量和信念，使我们军需工人队伍能够历尽千难万险而茁壮成长……啊！军需工人，真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

《绿色的群雕》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生活细节来展现一群奉献者的命运与追求，使一个个鲜明扎实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蔚然屹立，读后能产生鞭人、励志与审美享受的多重效应。从旧中国过来的老军工读后，将会引起美好的回忆。新一代军需工人读后，将会激发献身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和力量。可以说，这本书将是军需生产战线及其他战线建造精神文明大厦的一块十分有用的砖石。因此，我认为沈阳出版社向社会推出这本书，无疑是有眼光有见识的。我想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读者，都会对沈阳出版社的浓情厚意表示真诚的赞赏和感谢！

愿军需生产战线涌现出更多的奉献者！愿军需生产战线取得更大的新的成绩！愿更多更好的赞颂军需工人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

战火中的女军工

整整3个春秋，我在一条浸透了酸楚眼泪的采访征程上，记录了上百名为建造共和国大厦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女军工的坎坷人生。

这些女军工没有一个是美国研究现代中国妇女问题的专家海伦·福特斯·斯诺在《中国新女性》一书中所评述的对象，但她们的崇高和伟大，她们的美丽和善良，她们的痛苦与不幸，决不亚于那些著名的女科学家、女艺术家、女军事家和女政治家。虽然她们的一生鲜为人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她们的事迹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她们有的当过童养媳，有的是将军夫人，有的现在还活着，有的已经去世了。然而，她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为了自己的追求而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用无与伦比的刚毅和坚韧去忍辱负重，无私奉献。

她们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有炽热的、美好的憧憬，有细腻、丰富的感情，是本世纪那段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残酷岁月，使她们压抑着自己的天性，不得已离乡背井，勇敢地肩负后方的重担，在硝烟弥漫、险恶困苦的环境里，同男人一道，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战。

这些女军工不仅永远不会忘记昨天，而且对昨天的回忆更深刻地体现了艰苦岁月中人的基本感情，而这个基本感情常常会被男人所忽略。因为她们是用女性的特殊方式体验和承受艰难困苦

的。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她们的眼里还不是昨天的全部。她们所牢记的，是男人感受不到的昨天在人的肉体 and 心灵上带来的那种不堪忍受的折磨。她们经受的这种从地狱般苦境中带来的亲身体验，不仅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昨天的整体面貌，而且会使我们对今天进行深层次的痛苦思考。所以，我想让所有的人都同她们——战火中的女军工一道，再一次追溯那逝去的岁月，再一次去咀嚼那人生的酸苦……

“我是女人，女人就是给男人缝缝补补的”

1986年秋，我踏着一路秋色，来到了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云石山乡。云石山，层峦叠嶂，连绵不断。阳光映衬之下，泛出殷红般的光波，这是酸性红壤土地特有的色彩。

50多年前的那个秋天，中央红军是从这儿迈出长征的脚步的。现在，我从云石山开始采访，去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人生天地，寻觅为红军奉献了一切的女军工的踪迹。但我怀疑自己的脚步是否能走出井岗，爬过雪山，跨越草地……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红军时期的女军工与今天贫困的山沟联系起来。然而，这种联系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也许正是这种不协调的联系，使我迫切想了解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女人。

这是座落在云石山南侧的一座破败的祠堂，中间一方天井，周围住着6户人家，有3户是烈属。天井左侧的厢房里，住着我要找的原中央军委被服厂女工吴秀容。

推开花格房门，昏黑的光线里可见拥挤在一起的床铺、饭桌、水缸和一头懒懒躺在灶旁的猪。

她不在家。隔壁的一位老人说她去打猪草了，一会儿就会回的。

大约10分钟，她提着一篮子猪草回来了。

她的个子瘦高，穿一身半旧的蓝布衣服，脚上穿一双被水湿

透的破布鞋。头发花白，皱纹满面。那双手却并不颤抖，握着还感到很有力量。

她见我这位从北京来的采访者，并不特别亲热，也不正面回答我的提问。这使我难堪。直到采访完毕，我才明白她的这种举止是因为我是一个男性……男人在她心目中太可怕了！我问她有什么病，她说在年轻时患上的妇科病至今未愈，别的病没有。我问她有什么家人，她说什么人也都没有，只有她自己。

为了挖出她心里的酸楚，我主动地向她讲了红军时期被服厂的一些情况，介绍了与她一同工作过的，已经死了的和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女工的下落……终于，她的嘴唇颤抖起来，眼泪涌了出来，抓起上衣，双手捂着面孔说：“……我们这辈子太不值得了……你要我说，说什么呢？厂长叫什么名字？哪年哪月进厂？工厂有多少人？转移了哪些地方？为哪个部队做衣服？我都不记得。我只记得我自己。我的那些事呀！象钉子一样钉在心里，整天叫人发痛……”

她揩了揩眼睛，向我慢慢讲述了她的命运与遭际。

“我不是此地人，是江西兴国人。兴国那地方你去过吗？就是海瑞做过县令的那个地方。那里比这里美多了，青山绿水，山歌阵阵，是个好地方哟！可是我离开那里已有60多年了。如果家里还有一个亲人的话，我是一定要回那里去入土的！”

“我是13岁时从婆家跑到红军队伍中去的。我10岁那年，母亲病故了，爱抽大烟的父亲把我和8岁的妹妹都送给别人当了童养媳。我的婆婆是一个近40岁的寡妇，家里有两个儿子。老大16岁，长得还结实。老二13岁，不仅长得丑，还是个‘呆子’。我到婆家的那天，是个阴雨天。婆婆做了4个菜，摆在长条桌面上供完神佛后，招呼全家人吃饭。饭桌上，婆婆边吃边对老大说：

‘她是小了点，熬几年吧，等她长大点，你们就成亲。’我问婆婆成亲是什么意思，她说：‘噢，你现在不知道，到了成亲那一天就会知道的。’

“他们兄弟俩对我虽不十分亲热，但也没有虐待过我。我和他们还能相处。只是和婆婆有些合不来。她不仅经常训斥我，还定下了许多家规，规定我早晨要把家里打扫一遍，吃饭时要给全家人盛饭，晚上要给全家人倒洗脚水。除了下地干活、上山砍柴之外，还要浆洗衣物。稍有粗心大意或者哪件事没有做得她满意，不是骂就是打……我虽然忍受不了她的家规，但自己又无路可走，也就忍气吞声地往前混……也许是那些日子，使我学会了忍受，懂得了做个好女人就是要侍候好男人的‘千古妇道’。

“4年后的一个清明节，婆婆把我和老大带到公公的坟前拜了几拜之后说：‘孩子他爹，我就要给儿子成亲了。我把儿子媳妇带来了，你看看吧……’这时，我已懂得成亲的意思了。虽然感到突然和惊恐，但想到自己是个女人，迟早总是要嫁的，也就顺从了婆婆的吩咐，趴倒在地上向坟墓磕了3个响头。谁知就在那天晚上，抓壮丁的白军闯进了村子，抓走了我那没有拜堂的‘丈夫’。第二天就传来了他因反抗而被枪杀的消息。婆婆哭喊着，捶胸顿足，象疯了一样……

“半月后，婆婆把我叫到她的跟前：‘小秀，你就跟老二成亲吧……’我一听，惊呆了。她见我不语，把我的头一抱：‘我知道，这样委屈了你，可又有什么法子呢？’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半晌后才央求地说：‘妈……我……不想嫁人，我给你做女儿，侍候你一辈子行吗？’婆婆耐不住性子了，抓住我的头发恶狠狠地说：‘我要女儿有什么用，我要你为我传宗接代。你要真不依我，我就打死你这个丧门星！’

“当天晚上，婆婆把我推进老二的房间后，反身出去把门扣上。我上去用力拉，无济于事。

“老二默默地走到床前，抱起一床被子在墙角里躺下了。那天夜晚，我的泪水一直没有断过……

“第二天，以为我已委身于老二的婆婆很是高兴，给我钱，吩咐我去镇上扯几尺布做件新衣服。

“那天正逢赶集，周围村庄的人群，一股一股地向集镇走去。我未进布店，看见一个扎小辫的闺女在一土堆上讲着什么。走近一听，原来她在讲红军如何好，共产党如何好，要大家报名参加红军。她一讲完，几个姑娘就围上去问：‘要女兵吗？’那闺女把胸脯一挺：‘要呀！你们报名吗？’顿时，报名的姑娘蜂涌而上。我看到这情景，心越跳越快。在复杂的思想斗争中，我决定不能放过这个获得自由的机会，报名加入了红军。”

“我们一起去的是有20几个姑娘，大都是童养媳。开始，领导把我们编成一个班进行学习训练，几天之后就把我们分开了。有的去了卫生队，有的去了炊事班，有的去了被服厂……剩下我一个人没有去处，我着急了，冲到那个大胡子领导跟前：‘怎么不分配我的工作？’他说：‘你能做什么呢？从年龄上看，我可以做你的父亲，要我分你干什么呢？’我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一理由：‘我会缝衣服，你们这些男人，难道不要女人做针线活呀？’这时，分到被服厂的几个姑娘一齐走上来帮腔：‘是呀！她的针线活那么好，就让她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就这样，我到了被服厂。”

“被服厂的男工不多，女工占80%以上。主要任务是给红军缝衣服。没有机器，全靠手缝，一人一天一套。布料都是打土豪的缴获，什么颜色都有。布料做完了就搞运输，运粮食，运枪支，运伤员……有了布料，又开始缝衣服。有时要赶任务，白天晚上没有个区别。眼睛熬红了，腰和胳膊酸得不能动弹，却还乐呵呵的，没有人叫苦叫累。”

“我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三两天一转移。有时住山洞，有时住破庙，有时刚刚放下行装开始工作，又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启程。一走就是几十里，一些身体不好的同志，不得不含着眼泪告别大家，流落他乡。”

“我最不愿干的是夜间站岗。尤其是冬天的夜间，不是卧在雪地里，就是蹲在草棚上，浑身冻得不停地颤抖。树枝上有只鸟

儿啼叫，或者山洞里掉下一块石头，都要把人吓一跳。一连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埋伏在雪地里一动不动，身子都失去了知觉，那滋味真是难受极了。

“我们虽然不在前线与敌人面对面地干，但同样面临着死的威胁，经常要躲避敌人的围剿和飞机的轰炸。躲轰炸机是非常可憎的，敌机一来，天空在轰鸣，大地在发抖，心好象被撕裂了，身上的皮肉都要绽破了。记得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工厂的仓库旁，只见火光一闪，仓库保管员被炸得不象人样，简直象一块黑熏肉……我看了那幅惨景后，昏迷了一夜。我想每个女人看到这个情景，都会象我这样恐惧的。这种恐惧和折磨是非常难受的，是男人体会不到的。

“敌人比狼还要凶残。他们并不因为我们是女人而心慈手软。相反，折磨我们女人的方法比折磨男人还要毒辣。一次，运送军装的工人被敌人堵截了，除两名男工逃回工厂外，5名女工全部被俘了。过了几天，我们找到了被敌人处死的女工，但她们已被敌人糟蹋得不象样子。她们的眼睛被挖掉了，乳房被割去了，全身的衣服被撕得七零八落。寒冬腊月的天气，她们的身子雪白雪白的，惨不忍睹。可惜，她们都是18岁左右的姑娘啊！从那以后，我就把裁衣服的剪子时刻装在口袋里——宁可死，也不当俘虏。

“我们也有高兴的时候，每逢完成一项突击任务，上级给我们立功、发奖状时，姐妹们就要高兴得拥抱呀，跳跃呀，闹个不停。有时甚至激动得哭起来，个个都泪如泉涌……一次，工厂接受了一批紧急生产任务，要求我们赶在冬天前生产500件棉衣。当时已是10月份了，厂长横算竖算没有把握。可军令如山倒，没有把握也要执行命令呀！我们就延长工作时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还到村上找些妹子来帮忙，结果提前一周完成了生产计划。我们把棉衣送到部队的那一天，天空飘起了雪花，许多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冻得浑身直哆嗦，就连接待我们的首长也只

穿件带补丁的夹衣。那位首长身材高大，和蔼可亲，一边给我们端茶，一边激动地说：‘红军有棉衣穿了！红军可以过冬了！这要感谢我们的军工战士啊……’他还走到我的跟前，握着我的手说：‘小妹子，有18岁吗？看你这双眼睛，就知道你熬了不少夜，我代表红军感谢你呀！’我见他那么夸奖我们，关怀我们，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感到我们所做的算不了什么。女人嘛！就是给男人缝缝补补的，做几件棉衣还值得首长这样感谢？所以，我和几个姐妹只知道说：‘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临别时，那位首长亲自提笔写了一面锦旗。由于我们识字不多，对首长那行如流水的字体根本认不清。等回到工厂，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后盾’，而那位弯字的首长就是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姐妹们无不兴高采烈，激动万分。大家唱呀！笑呀！哭呀！使工厂象开了锅的水……那些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失眠。

‘有时，我们也可获得短暂的空闲。空闲时，我们也漫无边际地聊天。聊些什么呢？大多是聊家庭，聊自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也聊胜利后干什么工作，聊我们将来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男人做丈夫最好，怎样才能叫丈夫爱……’

‘我18岁那年，也爱过一个男人。他是一个营长，比我大7岁。我们相识得也很巧。一次，我去卫生队献血时，医生检查完我的血型后高兴地说：‘哎呀，这个姑娘的血型是AB型，我们的营长同志有救了！’原来，他正住在卫生队动手术，需要AB型的血。我的血真起了作用，他很快就醒了过来。当医生告诉他用了我的血后，他望着我流出了泪水。他恢复健康后，还找到被服厂来感谢我。他给我带来了一包糖块。那时很难买到糖块，而我又第一次吃，真是甜极了。他对工厂领导说他是我的哥哥，想找妹妹说几句话。领导批了我的假。我们在山道上走了很长一段路。他讲了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也询问了我的身世。临别前，他把我的名字、工厂番号等记在了一个纸条上，并一再嘱咐

我必须留在这个工厂，以便打完仗能够容易地找到我……那天，我的心一直是咚咚地跳个不停，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不平凡。而他走后，这种心情不仅没有平静，而且一天比一天加剧，眼前老是出现他的影子。一个多月后，我们又见了一面。他把刚得到的立功奖状给我看，对我讲他在打仗时怎么样想着我而浑身是力量，并说巴不得一个晚上把所有的敌人都杀光，然后和我成家立业，过太平日子……我听了这些话，虽然害羞得抬不起头来，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由于当时工厂的任务很紧，这次相见，我们只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临别时，他又一次嘱咐我要留在这个工厂，等打完仗后容易找到我。可是，不到一个月，他的战友来告诉我他已经牺牲了——这就是我爱的第一个男人，也就是身体中有我的血液的那位哥哥。他就这样把我丢下了，带着写有我的姓名的纸条离开了我……

“不久，有个团长来工厂做衣服，我们相识了。他离开工厂时，托厂长向我求亲。我当时很为难，原因是我没有心思考虑这个事情。但又不敢拒绝厂长的说服。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可是，他不是常常让他的士兵给我送礼物，就是催促厂长和熟悉我的姐妹们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无可奈何，就想了个推辞的理由。我说：‘我不是一个纯洁的少女，不愿害了首长的一生。再说，我的确还爱着另一个男人，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谁知这一理由并没有使他改变主意。他说：‘在封建社会里，女人受生活所迫而嫁人的很多，这不能怨女人，就象我不怨你一样。只要你答应，我会百倍地喜欢你的……’我再也没有办法摆脱他的压力，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地结婚，他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名正言顺的丈夫。那么，他到底给了我什么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随部队离开了根据地，向西转移，也就是长征。临出发时，他来工厂看了我一次。当时，我肚子里的孩子已有4个多月了。他对我说：‘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等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同你们过好日子的。’